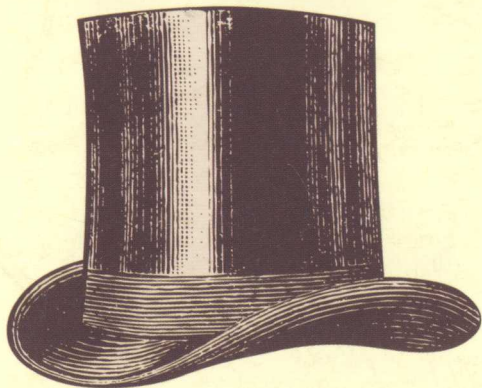


大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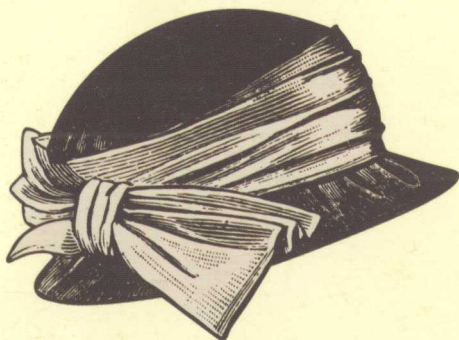


Ro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王佩莉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013061628

K03
11-2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王佩莉 袁志英 译



北航

C1667910

K03
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埃利亚斯(Elias, N.)著;王佩莉,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6070-1

I. ①文… II. ①埃…②王…③袁… III. ①社会心

理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139 号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Copyright © 1939, 1969, 1976 by Norbert Elias

Copyright © 1997 by Norbert Elias Stichting, Amsterdam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472 号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 诺伯特·埃利亚斯 著 王佩莉 袁志英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562,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070-1/C·053

定价: 6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中文版序

“文明”是个漫长的过程

——读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

邓伟志

西方人吃饭用刀叉，刀切叉挑，从容将饭菜送入口中，细嚼慢咽，从不发出咂巴之声；残渣骨头也不会直接吐放于饭桌之上。在欧洲你几乎看不到有人随地吐痰，吐痰擤鼻涕用手绢或纸巾，这做派给人以文明的印象。这文明在今天已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不过在埃利亚斯看来，这种“文明表现”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自己的行为较少调节，冲动和本能乃是人的主宰。那时就餐是用脏兮兮的手去抓，狼吞虎咽，吃相难看得很，啃过的骨头乱扔一气，赤手擤鼻涕，擤毕就在衣服上擦擦手。13世纪时，一位拜占庭的公主在威尼斯忽发奇想，用一枚小巧的两股金叉将饭菜送入口中，竟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绝大的丑闻，不少神父跳将出来诅咒这一“犯罪”行为；甚至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公主会为此遭到天谴。直至中世纪末期，欧洲的风俗才逐步雅致化；16世纪，首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最后在英国、德国，上层贵族才开始用刀叉进餐。这些都是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告诉我们的。

现今世界上有一两百个国家，当初并非如此。埃利亚斯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也是社会组织文明化的进程。个人行为的文明和社会组织的文明，在埃利亚斯看来，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文明的进程》一书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曾轰动西方世界，并一度成为畅销书。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他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1世纪的社会学家，这样一个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不多见。

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氏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评判，只试图进行客观描述。他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他认为，人群社会若要生存，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整体过程愈益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分工的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而这一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的、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取代。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自动化机制，亦即形成了自我调节的机制，从而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而今习以为常之事，如开头所说，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房事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论述规范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文明进程。

《文明的进程》的下卷谈的是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氏看来，欧洲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由于离心和集中、竞争和垄断力量的运作，这些国家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从这种怪圈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对税务的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税务和暴力的垄断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暴力的垄断，捐税也收不上来。随着中央领主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化”，换言之，从王室家族中渐渐发展出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来，也就是王室人员对行政机关的私人占有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独占，进而公共独占，最后变成国家的一个中央机关。埃氏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之为“固有法理”，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不仅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独占内部的机遇而展开竞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地位，因而能进行调控，发挥所谓“国王机制”的作用。国王利用分配权挑动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争斗，“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而自己“稳坐钓鱼台”。“国王机制”不仅显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迈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说明各派相互依存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机遇只有通过赏赐、拉帮结派、溜须拍马和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专制主义社会必然瓦解。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灭亡，而且第三等级中有贵族头衔与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和税务的独占反而加强了。埃氏认为，在西方国家，这种独占抑或垄断不仅社会化了，而且在法律上也社会化了。

埃利亚斯克服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

打造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为此有人称他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氏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了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从而在西方掀起研究宫廷和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在一起，才始而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他认为，历史的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相互交织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迹可寻的，他反对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他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他的论述，兼及其他国家。有人说，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那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

《文明的进程》于1937年试印出版以来，也是历经坎坷。试印本曾分发给有关学者，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收到埃氏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

话大概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二战烽火连天，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直至20世纪50年代，荷兰社会学家古德斯布洛姆发现了它，立即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一口气读完了它，由他倡导，该书甚至成了荷兰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氏离国时尚未成名，在国内没有知名度，这也影响了该书的传布。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是新马(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举凡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得其一。1969年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6年由祖尔坎普出版社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担心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料到，当年就销售了二万部，继而突破了八万部！以后又被译成世界上的各主要语言。

这是一部攻读社会学，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熔为一炉，试图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总结，对未来有所启示，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1世纪的社会学。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师，我郑重地推荐这部书，相信它一定会为读者增添精神营养，开阔视野，拓宽胸怀。

我和袁志英教授相识于三十多年前，他曾翻译多种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名著，对其专业领域的德语文学也有所建树。他的翻译准确流畅，曾有人以“极其准确、极其精彩、极其生动”来评价由他主译并审校的长达七十万字的《智谋》下册的翻译，在我阅读了《文明的进程》的中译本后也有同感。

序 言

1 如果今天有谁对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并试图对此提出理论的话，往往会满足于将那些对发达国家同时代人所作的观察作为实证材料。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不加考虑地认为，在对某一发展阶段的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比如对自己所处社会到处可见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便可以提出有关人，有关各个社会里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已经有许多比较容易得到的观察成果。这些成果指出，在各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甚至是在同一社会不同的阶层里，人的情感控制水准和模式也会各不相同。不论是在对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进行研究，还是对位于地球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进行研究，总会一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所发生的总的变化中，描写这种变化的专业术语是“发展”，人的行为和经历，由外部强制和自我强制来控制的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这些解释中的褒贬成分显而易见，不清楚的是其所依据的事实。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就目前社会学研究的水准来说，要对个人的结构，特别是对人的情感控制的

长期变化进行实证研究还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社会学所感兴趣的是较短时期内的社会进程，特别是一些与现时社会有关的问题。总的来说，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目前还无人问津。

这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类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将有助于对这本书的理解。首先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分出两大类：越来越多样化和统一化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其相反的社会发展。第三种类型的社会发展是：虽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某些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既不是越来越多样化和统一化，也不是与其相反。最后，还有许多不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的类型。到此为止还没有穷尽社会变化的所有类型，因为还有许多混合类型。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同一社会中好几种类型的社会变化，甚至是几种朝着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变化，同时并存。然而，这一简短的介绍已经足以说明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了。这本书的上卷所要探讨的是，能否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一种建立在各种观察之上的假设，即在某些社会中人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控制结构长期地、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这一卷展示了社会学的研究步骤及结果，与之相对应的，是众所周知的物理自然科学的实验及成果。上卷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释那些确实存在的、尚未进行过研究的领域，以及揭示和确定其相互间的联系。

人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结构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即朝着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得到证实之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是否可以在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之间找到某种联系。这种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是同方向发展的，即朝着具有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方向发展的。这便是下卷所要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长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社会结构变化还缺乏实证材料，因此有必要把下卷中的一部分篇幅用于揭示和说明有关这一类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问题是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的方向发展是否可能。回答是肯定的。

在下卷中所谈到的国家形成的过程便是说明这类结构变化的一个例子。

最后，在这本书末尾暂定的“文明论纲”中对朝着情感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方向发展的个人结构长期变化和把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变化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联系提出了一个模式。这种社会形态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如朝着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细腻化和不断加强，朝着“国家控制”不断稳固的方向发展的。

2 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某种特定的、被称为“发展的”长期结构变化并揭示和解释有关的情况，就是对那种把“发展”的概念与一种机械的必然性或与一种目的论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摒弃。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这本书的上卷所谈到的，文明这个概念在过去也常常被涂上某种形而上学的色彩，以致它的意义至今模糊不清。

正如以上所述，这本书试图揭示与常用的、并非十分科学的文明概念有关的一些重要情况，首先是朝着情感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的个人的结构变化，由羞耻感和难堪界限前移所造成的人的感受的变化以及在就餐方面由餐具的多样化而引起的人的举止行为的变化。这种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变化一旦被证实，接下去的任务便是如何对它加以阐释。如上所述，本书下卷末尾的论纲便是这样的一种阐释。

进行这样的研究，也同样是对至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有关社会变化的那些理论的摒弃。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这些理论已经逐渐地代替了以往那种旧的、带有某种形而上学色彩的以“发展”这一概念为中心的理论模式。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对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变化几乎不加任何区别。特别缺乏的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的、有关社会进程和发展的长期社会变化的理论。

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将成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进程和特殊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是非教条

的，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我尤为深信的是，在下卷中对国家形成的长期进程所作的研究和所提出的有关模式也可被视为有关促使社会长期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动力的模式。社会发展的概念所指的便是这种长期朝着某一方向的发展。当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本书所作的研究既不同于19世纪意义上的，即机械进步意义上的“演变”，也有别于20世纪意义上的非典型的“社会变化”。当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便没有特意去指出这些理论上的关联。现在我知道当时的想法是错的。第二版序言给了我纠正这一错误的机会。

3 包罗万象的社会发展伴随着时而前移、时而后退的社会形态变化，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变化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这本书所研究和描述的便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即几百年来不断前移的统一趋势，也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作为其补充现象出现的不断前移的多样化趋势。这个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社会变化是可以证实的，不管人们如何对此加以评论。为了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光从社会变化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是不够的。如果只说变化，那么对云和烟圈进行观察也会发现变化：它们时而呈现出这种形状，时而又呈现出那种形状。社会变化的概念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很不好用的概念，因为它既没有区别不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区别不朝着某一特定方向的发展和历经数代始终朝着同一方向，即朝着更加统一方向的发展。

这本书中要论述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也是如此。我阅读了有关的文献和证明材料并对逐渐可以条分缕析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当我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比较清楚该如何着手去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这本书也将会有助于揭示这样一种关系，即个人心理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个人结构和那种把许多互相依赖的个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这本书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它没有把这两种结构视为不变的，而是从一开始便把它们看作变化的，看作在同样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

4 倘若与这本书的研究范畴有关的各个学科，首先是社会学这一学科，已经像目前许多自然科学那样成熟的话，那么，对于长期的社会进程所进行的认真的、有文可查的研究，比如对文明进程和国家形成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在经过仔细核实、讨论，用批评的眼光剔除了那些毫无用处、一驳就倒的部分之后，便能够全部或部分地成为实证的和理论的社会学共同的基础知识。因为科学研究的进步，大部分是建立在许多同专业人员在研究工作中的互相交流、启迪，以及同一基础知识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三十年之后，这本书或许会成为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或许会因为不同程度地为其他研究成果所超越而被送进坟墓。

后一种可能性已被排除。这本书出版已有三十年之久，但是这一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今天与三十年前一样需要这一类的研究。对于这本书所论述问题的迫切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增长。可以看到，到处都有人在这一方面进行勇敢的探索。我在这两卷书中所收集的经验性的文献，以及紧接着所提出的“文明论纲”，曾经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过努力。在我之后也有人在这一领域里进行了一些尝试，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尝试是成功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①在今天仍然堪称为很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学家。在这儿以他为例简要地论述一下，他是如何提出并解决这里所探讨的一些问题的。帕森斯理论观点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¹他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中的某一种类型称为“变量型”。情感和非情感的区分也属于变量型。如果说，他把一个社会看作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牌，那么这种说法或许最接近于他的观点。在帕森斯看来，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尽管纸牌组合花样繁多，可纸牌数量有限。所玩的纸牌中有一张便是情

^① 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美国社会学家, 结构功能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译者

感和非情感的对立。据帕森斯说，他的这种思想最初来源于特尼厄斯把社会类型分为“团体”和“社会”的做法。帕森斯也许是这么认为的，“团体型”的特征是“情感”，而“社会型”的特征则是“非情感”。与纸牌游戏中其他“变量型”一样，帕森斯也为这种类型规定了一种普遍意义以区别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关系。同时，帕森斯也研究了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²他谈到，先前他只是把它们看作两个有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人的行为系统”，而现在他则可以肯定地说，从理论上来看，它们是同一个基本行为体系中的不同的阶段或方面。他用下列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在社会学方面被视为“非情感”的形式，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在个人方面被视作“为了有纪律的组织和个人的长远利益而承担的放弃眼前满足的义务”。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所要论述的问题，把后人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与我在这本未经修改的再版书中所描述的研究进行一番比较，并非毫无意义。从帕森斯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以及在对社会学理论的看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文明的进程》一书用详细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文献所证实的过程，后来被帕森斯不必要地用静止的概念简化为状态。人的情感控制逐步地朝着不断强化和更有规律的方向——但决不是朝着非情感的状态——变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帕森斯那儿被简单地说成是情感与非情感两种状态的对立。由此而得出的假定是，这两种对立状况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之中，就像由化学物质组成的各种混合物那样。由于帕森斯在概念上把《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从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所证实的过程简化为两个不同的状态，他便无法对他所说的各个社会的不同特点作出解释。可以看到，他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只字不提。“变量型”中两个对立概念所指的不同状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人们在实际情况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朝着不断加强、更有规律的情感控制方面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有着许多细腻的差别。然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这种变化消失得无影无

踪。用两个对立的观念把事实上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现象分解为两种对立的状况，这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意味着对社会学认识的不必要的简单化。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任务都是要弄清一切可能存在的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社会进程的概念和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其他许多概念便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然而，我认为帕森斯所选择的那些基本概念完全是任意的。隐藏在這些基本概念后面的观点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任务都是通过概念把一切可变的事物简化为不可变的，把一切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个别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没有经过任何检验，可是却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帕森斯的例子使我们认识到，在思想上系统地把社会过程简化为社会状况，把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为简单的、似乎彼此并不相关的各个部分的方法反而使社会学理论变得更加复杂。只有当这种理论上的简化和抽象的方法能够非常明确地说明和加深对于人既是个性的、又是社会的这样一种认识时，才能被看作是合理的。然而，事实上用这种思想方法形成的理论，比如像托勒密^①的周转圆理论^②必须借助于许多不必要的复杂的体系才能与可以用经验来确定的事实相统一。这些理论往往就像是一片黑色的云层，光线必须透过云层的缝隙才能照到地面上。

5 帕森斯的理论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试图对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理论模式，对此下面还将详细论及。在帕森斯那里，两个无法完全调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体系”，是互相区别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其中前者，即个人，被视为真正的现实，而后者则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次要的现象；这样的概念与在由人组成的世界里个人和自我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不同的层次

① Ptolemy, 约90年—168年, 古希腊天文学家。——译者

② 根据这一理论, 所有的行星都是以地球为中心周转的。——译者

这样的概念在帕森斯那里经常被混淆。所有涉及个别的人和社会的人的概念，诸如“自我”、“体系”以及一切与之相近的概念，经过帕森斯——除非他是在心理分析的范畴中使用这些概念——的摆弄后，似乎就可以把不变的状态看作“个人”与“社会”的正常状态。如果被这些观念所扰，看不清人的实际情况，便无法真正理解这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认识不到“个人”和“社会”不是指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认识不到在正常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结构之中的，也就不能理解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进程是“个人”与“社会”的特性，任何一种研究人的理论都不能忽视这一特性。事实上，无论是对社会学还是对其他研究人的理论来说，认识这一特性都显得异常重要。正如这本书的研究所表明的，只有当人们把“个人”和“社会”看作是变化的，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东西，才能阐明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像这本书一样，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套可以用经验来证明的、与事实比较相符的理论模式草案。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只要人们在思想上理所当然地把这两者视为首先是割裂的，然后才互相接触的，在正常的状态下总是处于静止的东西，就无法理解在观念上被看作“个人”与“社会”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尽管帕森斯和所有受这一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并没有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表露，但是，毋庸置疑，在他们的脑子里却浮现着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视为两种割裂的存在的思想。为了说明这种思想，在这里仅以帕森斯为例。他接受了涂尔干^①的观点，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渗透”，是个别的人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相贯穿”。不管人们怎么来理解这种“互相渗透”，这一比喻除了说明先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存在，然后这两者才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贯穿”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³

^①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法国社会学家。——译者

与这种社会学思想不同的观点到处可见。这本书之所以能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因为在这儿并没有忽视这两者的变化及其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过程，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与结构无关的或“纯粹历史”的东西而忽略不计。个人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是在不可分割的互相联系之中形成的。人们无法确切地说，某个社会的人是文明的。然而，人们却可以在以事实为依据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比较确切地说，某些群体的人比过去文明了。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说明优劣，也不带任何褒贬之意。个人结构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一点是可以证实的。这本书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了尝试。

帕森斯与当代其他的社会学理论家一样，即使是在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题时也把变化简化为状态。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奇怪的。帕森斯的观点是与社会学的主导趋势相一致的。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在通常的情况下都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平衡状态。只有当社会规定的义务被忽略、当互相适应的状态被打破的时候，这种平衡的社会常态才会发生变化。⁴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变化通常只是处于平衡状态的社会制度在外界干扰下所出现的一种偶然现象。此外，按照帕森斯的观点，这种受到干扰的社会将会重新力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迟早会形成一种具有另一种均势的另一种“体系”。尽管会遇到各种波折，但是这一均势总会机械地重新复原。总之，他认为社会变化的概念是指由于干扰而形成的、处于两个不变的正常状态之间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点上，本书的观点也与帕森斯和他那个学派所代表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本书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变化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特点。本书认为，应该以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为前提来研究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此相反，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应该以那些在观念上通常被视为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为前提来研究一切变化。于是他们便把社会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又把“社会制度”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即使是一个有着多种形态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他们也常常力图把它看作一种静止的孤立的状态。他们并没有把这种高